

蔡元培与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赵莉如

心理学在中国不是由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直接演化来的，是由西方心理学传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现代西方心理学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末的德国，以冯特（W·Wundt；1832-1920）创建实验心理学为开端，1879 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后改建为心理学研究所）为标志，宣告心理学从哲学思辩中独立出来，成为科学的心理学。西方科学心理学传入中国是在 20 世纪初，清末实行新教育制度开始的。1902-1903 年清政府制定学堂章程，在师范教育中设立心理学课程使用的心理学教科书或讲义已是从日本转译或从西方国家直译来的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内容。当时冯特创立的心理学及科学实验的方向，成为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心理科学发展的潮流和趋向。

1、蔡元培是冯特的唯一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冯特建立的实验室装备精良，还有供感知觉研究的暗室，致使当时莱比锡大学成了学习研究科学心理学的圣地，吸引世界各国青年学生慕名前来学习这门新的心理学。因此，冯特也培养了一批人才，日后，这些学生为各国家的心理学发展作出贡献，有的在世界上成为心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蔡元培（1868-1940）于 1908-1911 年也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学习，成为冯特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这三个学年里，他亲聆冯特讲课四种：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1908-1909）；心理学（1909）；心理学实验和民族心理学（1910-1911）。听其他教授讲有关心理学课五种：心理学原理（利普斯 Lipps 讲，1908-1909）；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勃朗 Brahn 讲，1909）；语言心理学（迪特利希 Dittrich 讲，1908-1909）；心理学实验方法（维尔特 Wirth 讲，1910）；现代德语语法与心理学基础（Dittrich 讲，1910-1911）。三年中，他还听有关哲学课（6 种）、文明史（6 种）、文学史（4 种）、美学艺术（9 种）及其他伦理学和有关人类学问题等课共 38 门课程，其中心理学课约占近 1/4，这些有关心理学的课程中，特别吸引学生的是冯特开设的心理学实验课，听这门课的学生都觉得很新颖、很有趣，甚致听多遍，蔡元培就听了三遍。他还进莱比锡大学实验心理学研究所，在教员指导下，对各种官能感觉的迟速、视后遗像、发音颤动等进行实验。学习心理学是他的主修课。他曾说：“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研究的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心理学。”

在讲课的教授中，蔡元培最推崇的是冯特，他说：“冯特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特是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彼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

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莱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精，开后人无数法门了。”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的第三学年“集中心力于美学”也是受“冯特讲哲学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的影响和启发，使他详细研读康德原著“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当时，同在莱比锡大学的冯特一派的学者摩曼（Meumann）应用心理学的实验法于教育学及美学，并著《实验教育学讲义》、《现代美学》及《实验美学》。蔡元培曾照摩曼的方法也在美学上做一点实验工作（“取黑色的硬纸，剪成圆圈，又匀截成五片，请人摆成认为最美的形式。又把黑色硬纸剪成各种几何形，请人随意选取，列为最美的形式。此等形式，都用白纸双钩而存之，并注明这个人的年龄与地位，将俟搜罗较富后，比较统计，求得普通点与特殊点，以推求原始美术公例。”）因试验人数较少，归国期迫，后来未能继续下去。可见他也十分注重实验美学研究。其实，这也是应用于美学上的心理学实验。

1920年11月至1921年9月，蔡元培历时10个月至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状况。凡有心理学机构必去参观访问，如在德国法兰克福到大学参观实验心理研究所，看到“有时间分析机，可分至千秒之一，云是素曼（Schurnann）教授所创，除柏林大学外，惟此校有之；又有一螺旋集中式花纹，急转之则见为集中，停止则见为外散。”至英爱丁堡参观了大学的心理实验室；在美波士顿哈佛大学参观实验心理学研究所，当时唐钺（1891-1987，字肇黄）正在该校研究院哲学部心理系从事研究工作，由唐钺引导他参观时二人相识（1921.6.11）。又在华盛顿参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实验室，看到“研究员演示试验感觉各种器具中有测验色盲器。”他极为重视心理学的实验工作。

2、蔡元培注重心理学人才和创建组织机构

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和欧美考察的心理学研习活动，对其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奠定了他的心理学专业基础，尤其是冯特在实验心理学上的开创性工作，影响他回国后注重培养心理学人才，积极地在我国建立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系、心理研究所和在教育领域中推行心理学的应用。

1912年，民国元年设教育部，蔡元培曾任第一任教育总长，虽时间不长，但对清末的封建教育作了重要的改革，如初小男女同校、设女子中学和职业学校（以及后来北京大学首先男女同校），显然这是与莱比锡大学给蔡元培讲授儿童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的勃朗老师研究男女生同班教学问题有关。蔡元培还着手确立教育的基本政策和制度，发表“关于教育方针的意见”如其中对于美育的意见，他从心理学角度重视美术教育问题，吸收现代心理学知识对旧教育制度进行科学的改造。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直到1923年离去（名义上保持到1926年），在

北大任内，他采取许多措施进行整顿和改革，使北京大学成为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其中包括了蔡元培对心理学建立实验室、改进心理学课程、设立心理学系，研究心理学课题等。他在实现这些举措很善于搜罗和培养心理学人才，他聘任有专长的知名教授，学术思想先进，赞同革新的人，如哲学门的心理学教授陈大齐（1886-1983，1912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哲学门，习心理学为主科），在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之初，陈大齐即在哲学门筹建了一个仅有一间房子的心理学实验室，虽然简陋，但它却是中国创建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第二年陈大齐开设了心理学实验课，另辟一个房间专供学生实验之用。1918年陈大齐还出版了我国自编的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本《心理学大纲》，全书主要采用德国冯特和美国詹姆斯（W·James）的研究资料和学说，概括地介绍西方科学心理学的丰富内容和最新成就。

1917年底，蔡元培提出“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研究所”，注重启迪学生自动研究精神，1918年设立文科研究所中哲学门的研究科目之一，即有“近世心理学史”，指导教员为陈大齐。

1919年，蔡元培将学门改为学系，并实行选科制时，即设有心理系，但当时只将原哲学门改为哲学系，直至1926年心理学才独立建系，陈大齐为系主任。蔡元培一直把心理学作为我国必需建立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领域，并引导它沿着冯特所开创的科学心理学的新方向发展。他认为“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他很重视科学进展是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密切相关，极为重视科学实验，他认为“从前有许多不是科学的，如心理学从前附属于哲学，现在应用物理的方法，生理的方法来研究它，便成了科学了。”在蔡元培的这种科学思想支配下，当时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心理学设立了实验室并开始进行心理学实验课。还在哲学门的课程中增加陈大齐讲授“认识论”和“心理学方法论”，使学生知道科学的理念及其演变的历史，他的这种重视实验科学的理念观点在北京大学心理系（以及后来的科研机构）沿袭至今。

蔡元培除聘任陈大齐外，他1920年到美国考察大学教育和科研机构时，曾在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研究所相识的唐钺，聘请他旧国后先至北京大学任教心理学。就在北大1921年开学（10月11日）演说时，特别向唐钺强调“心理学实验，请唐肇黄先生担任，凡关于实验上的设置，从今年好好的着手预备。”

蔡元培很重视派遣教员，学生出国留学，直接学习外国文化科学知识，以便回国后开设新课，充实课程建设，当时他把理科学生汪敬熙（1893-1968）派往美国留学，汪敬熙1923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1-1934年在北大心理系任教。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聘请唐钺筹建中国第一个心理研究所，并任命唐钺（1929年）和汪敬熙（1934年）为心理所首任和二任所长。

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至1940年逝世，历时13年。在他领导下，1929年成立的心理研究所的业务方向着重于理科，聚集了心理学人才，主要从事于动

物心理、生理心理及神经解剖等项研究，并致力于胚胎行为发展与神经系统发展之关系的研究。1935年还开展了工业心理学研究。为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外，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设立了一个“民族学组”，亲自担任主任，领导开展民族学的研究并有著述。这显然他受冯特研究“民族心理学”的影响。他指出“民族学的材料，固然有一部分居于自然科学范围，而大部分是关于各民族的心理，所以德国冯特有民族心理学的建设，这可以见民族与心理学的关系”。可以说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即有自然科学性质方面，又有社会科学性质的方面。他还曾说过“有几门科学是驾于两种科学之间，像心理学就是站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要研究中间一种科学又非研究其他两项科学不可”。蔡元培关于对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居于二重性的中间科学早有论述。他的这些心理学思想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是有深远的影响。

3、蔡元培留德前对心理学的关注

其实蔡元培未去德国莱比锡大学之前，在国内早就开始修读哲学书籍和有关心理学知识了，他是怎样开始关注心理学的呢？又为何选择去德国留学呢？而且到了莱比锡大学呢？

蔡元培生于1868年，浙江绍兴人（当时为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辛亥革命后，山阴县与会稽县合并为绍兴县）。他六岁入塾，熟读经、史、子、集连登高科由秀才（1883）、举人（1889）、进士（1892）入翰林院任编修（1894），国学功底深厚。对古代经书中有关“心性”之说早就关注，如在应乡试（中举人）的试卷中即有“形迹易见，心性难知”的词句。甲午战争（1895）后，接触西学，开始阅读译自国外的书籍，使他大扩眼界，如他说：“得阅严幼陵氏（即严复）之说及所译西儒《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即心理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黎州氏（即黄宗羲）、龚定庵（即龚自珍）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可知他这时已看过所译早期的西方《心灵学》。在我国最早的教会学校，如山东文登书院、上海圣约翰书院所教心理学即译称心灵学，是哲学心理学的内容。

1898年春，蔡元培深感译本不多且错误百出，需要学习外国语文，才能直接阅览原著，吸取西方的新知识。他开始学习日语并练习翻译日文书籍，（本想留学日本，因戊戌政变起而未能实现）。他译出了日本井上圆了著《妖怪学讲义录》，这个“妖怪学”的名称是与其著者有关，著者井上圆了（1858—1919）是日本著名哲学家、从事通俗教育事业，曾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研究印度哲学，著有《佛学哲学系统论》巨作，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以后，从事办学、宗教、教育工作。他为根除民间迷信，创立妖怪研究会，开设讲坛，刊行妖怪学讲义，大力从事启蒙工作。他有妖怪博士之称。井上圆了说的所谓“妖怪”即指不可思议、异常及变态、不可解释的“迷误”。他说“妖怪者与迷误同其意”、“妖怪学为解说迷误之学也”。可能他为引入兴趣，便于宣教，取此通俗好奇之

称。此《妖怪学讲义录》全书八大卷：分为总论、理学部门、医学部门、纯正哲学部门、心理学部门、宗教部门、教育部门、杂部门八类。蔡元培已译出此书六册，由亚泉书馆购印，仅印出《总论》一册，因书店失火，其余五册原稿均遭焚毁。（1906年8月，这本《妖怪学讲义总论》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22年1月已重印8版）。“妖怪学”这个名称尽管令人认为不科学，却是著者的企图为了说明妖怪（迷误）是何道理，以根除民间迷信而刊行此讲义的。井上圆了说：“读之后，不但知妖怪之理，亦得借以窥各学科之大要”具有宣传科学破除迷信的作用。还说：“说明妖怪（即迷误）所由起之原因，心理学为妖怪学所尤要者”。蔡元培译出了《妖怪学讲义录》中的“心理学部门”（因译稿焚毁未能见书）在译之出版的《总论》中也有大量篇幅讲述心理学问题并用心理分析各种妖怪（迷误）现象。但由于当时科学水平所限，井上圆了著之内容充有唯心主义观点，所作解释和说明多为臆想推测，缺乏科学性。

1906年2月（清光绪三十二年）即在《妖怪学讲义总论》（1906年8月）出版前半年，蔡元培还以“会稽山人”为笔名编《催眠术》一书出版。此书名仅发现在1924年的《商务印书馆图书馆中文新书分类目录》中刊登，但至今尚未见有此书。同此期间，在蔡元培边学日文，边练习翻译时，他译出一本《哲学要领》，该书是德国科倍尔在日本文科大学讲课的内容，用英文讲，由日本下田次郎以日文笔述，蔡元培根据日文译出，于1903年10月（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8年11月第7版。译书中第二部分哲学之类别涉及心理学对象研究，“大别之为三：曰知识，曰感情，曰意志”，均有分析论述。并在全书多处论及心理学问题。还有值得一提的，在此书绪言中，讲述者科倍尔极为强调“今世治哲学者不可以不通德语”，理由有三“一、哲学之书莫富于德文者；二、前世纪智度最高、学派最久诸大家之思想，强半以德文记之；三、各国哲学家中，不束缚于宗教及政治之偏见，而一以纯粹之真理为的者，莫如德国之哲学。观此三者德语与哲学有至要之关系，亦已明矣”。这对蔡元培学德语想往德国留学去学哲学和心理学可能有直接影响。

再有去留学德国的理由是蔡元培在1906年底向清政府学部呈请准予自费留德时提出“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特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费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德国行之最先。现今德国就学儿童之数，每人口千人中，占百六十一人。欧美各国，无能媲者”。他认为德国的教育比日本、欧美都好，选择留学德国。到了德国以后，他又为何到莱比锡大学学习呢？1907年7月11日蔡元培到达柏林。首先是学习德语（请教师传授和听久居德国友人讲德语语法），同时做家教（教友人之子学中文讲国学），并为商务印书馆编书及其他应酬之事。他实感“接应不暇，德语进步甚缓”恐怕“无所得而归，岂不可惜”。故持使馆介绍信向柏林大学报名。“该大学非送验中学毕业证不可，遂改往莱比锡大学”。1908年10月15日，他从柏林转到莱比锡大学注册攻读哲学，当时不能出具德国中学毕业学历的外国人，

只有两年的注册资格，故 1910 年 10 月 19 日又一次注册。1911 年 11 月 4 日，蔡元培注销学籍，拿到已修课程证书（1912 年 11 月 1 日至 1913 年 4 月 17 日，又第二次到莱比锡大学）。蔡元培自己也说过：“我没有受过正式普通教育，曾在德国大学听讲，也没有毕业，”可能这也是他没有能拿到任何学位的原因。

当时他由柏林转至莱比锡大学而不是其他大学？估计他一定知道（不知是否有人推荐此校还是耳闻众云）莱比锡大学是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盛名，由于心理学学科的声誉吸引了他。

蔡元培在译书过程中学习了哲学也了解到心理学。1900—1901 年间，他在绍兴和上海搜集国内外资料，对各级学校课程进行研究，撰写出《学堂教学论》一书（由上海五马路普通书室于 1901 年 10 月石印出版）。书中有图表，如在学目表中即列有心理学，又如在普通学级表中分四级：初级（6 岁）、二级（8 岁起）、三级（11 岁起）、四级（14-17 岁），在此级中列有心理学纲要课程。他强调“女子不学，无以自立”而特列女子普通学级表的四级中，也有心理学纲要课程。蔡元培在各表中所列学科名称均采用当时日本人所定译语（我国古代无“心理学”这一名称，古籍中称心性，性理或心学，后由日本译名为“心理学”）。他还提出“近世哲学名家斯宾塞氏有综合哲学原理为通科，又有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道德学原理为专科。”蔡元培对各级学校课程的研究为清末学制改革，制定学堂章程打下了初步基础。

上述情况，可知蔡元培未去德国留学前，对心理学及其重要性已有所了解，早使他感兴趣的一门学科了。所以留德时，使他以心理学为主修课之一，并非偶然所为。

4、蔡元培留德期间编书中涉及心理学

1907-1911 年间，蔡元培在德国留学，一面听课和研究，一面编辑和撰写书籍，半工半读以自给，他首先翻译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和撰写《中国伦理学史》。交商务印书馆于 1909 年和 1910 年出版。在他的译书中说：“伦理学之所基，则为人类学及心理学。”著书中正如他所说：“哲学、心理学本与伦理有密切之关系。”不言而喻书中必然涉及心理学问题。

蔡元培译之《伦理学原理》，原为其著者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大系及政治学社会学要略》一书共四编中的第二编，于 1899 年纽约已有英译，由日本蟹江义丸，经删减译为日文。蔡元培译时，“虽亦参考原本，而详略一仍蟹江氏之旧。”在该书本论中讲述心理学之见解共十六条，论及精神生活，意志及知识；意志之动，为冲动、感情；知识之动为感觉、知觉、思维，理性意志、意志自由，欲望、意识、无意识问题，人之资性，人类行为等。

蔡元培利用课余，撰写《中国伦理学史》，此书 1910 年出版，1937 年，商务印书馆又将此书列入“中国文化史丛书”第 2 辑，重新排印出版。1941 年，日本中岛太郎将此书译为日文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自编的伦理学史，显示出他编写的国学功底并参助日本东

西洋伦理学史，使中西文化结合。全书约简，只取重要流派和特别学说，应用当时西方概念标题，各家代表人物均先叙小传，知其人，再论学说思想观点。该中国伦理学史内容：从先秦、汉唐、宋明至清代的各家学说都涉及到中国古代关于心理学的思想，对心性、善恶、情欲、知行的论述；蔡元培特别对清代戴震（字东原）提出心理活动“欲、情、知”三分法，认为是“东原学说”优点之一，他说：“心理分析：自昔儒者，多言性情之关系，而情欲之别，殆不甚措意，于知亦然。东原始以欲、情、知三者为性是原质，与西洋心理学家分心之能力，为意志、感情、知识三部者同。其于知之中又分巧、智两种，则亦美学、哲学不同之理也。”我们现在知道戴震提出的欲、情、知三分法，尽管不符合心理活动规律，但在我国心理学史上，能明确地提出三分法从总体上讨论人的心理，应该说戴震是第一个人。恰巧同一时代的德国康德也是此时确定了“知、情、意”三分法，而流传沿用至今。蔡元培则是最早提出戴震（东原）的“欲、情、知”与西洋心理学家分心之能力，为三部分相对应和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以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采取中西对照，才凸显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价值。

5、蔡元培对心理学关心无微不至

蔡元培一生鞠躬尽瘁，致力于我国的新文化科学事业，对心理学工作的关心可说“情有独钟”做到无微不至，始终如一。举例如下：

(1) 为心理所解决所址问题

1929年5月，中央研究院心理所在北平成立，唐钺任所长，先租赁东城新开路民房办公，却遇到当时警署的阻挠，并拒迁入。无奈唐钺只得发电报给在上海居住办公的中研院蔡元培院长，电报上说：“心理所租定北平新开路35号，警署不知有研究院，索官样委任状，并拒迁入，恳电北平公安局飭内一区警署勿阻，并盼电复。”蔡元培立即于5月17日复电唐钺告已电请北平公安局转飭查照勿阻租房，心理所才得迁入。不久1930年8月又由中研院拨款给唐钺购置了东城芳嘉园1号房屋为所址。

(2) 为陈鹤琴主编《儿童教科书》题词

1934年8月7日在《申报》，为幼儿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主编的《儿童教科书》题词介绍。“儿童的抽象作用，较直观为弱，所以吾人在智育方面，即不能不授以概念，而要在多用直观的材料为引导，直观的对象最好是实物，次标本，次图画，这是现在教育家所公认的。我国地大物博，兼跨寒、温、热三带，儿童所见显然不同，对南部儿童讲雪人、冰窖，对北部的儿童讲木棉、甘蔗，虽有图画，若在举实物来证明它，就很少有机会了。上海儿童书局有鉴于此，特分编北、中、南三部国语，所含名词均择本部中最彰明较著者的，而关于听觉的，如歌谣等，也本本部中选出耳熟能详的，穿插其间，这对于儿童的领会必有极大的助力，特志数语，以为介绍”。二十三年八月一日蔡元培”

(3) 为《中国心理学报》封面题刊名

1936年，由北平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心理系编印《中国心理学报》（1936年9月出版

第一期)。陆志韦(燕大教授)为主任编辑,孙国华和周先庚(皆为清华教授)任编辑。该学报是自我国第一本心理学杂志,也是最早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于1927年停刊之后,“继往开来”的心理学专刊。此刊“以提倡科学的心理学为职志”,“内容以实验研究为主体”,为“将我国早创工作介绍于欧西,故文字不求统一”采用中英文并用。刊物封面头上即是蔡元培亲笔题写“中国心理学报”刊名,并署名题字,封面中下部印有目录;在封底则印为“The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和“Contents。1937年1月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后,归为心理学会会刊,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该刊共出版4期,装帧精致,银灰色刊面,蔡元培的黑色题字,端严古朴,其刊被赞为“替我国心理学界放一异彩”。此四本期刊已是我国罕有遗存,现珍藏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图书馆。

(4) 为《心理学》译本校审

蔡元培晚年在香港养病期间,就在他逝世前一年(1939年)还亲自为商务印书馆审阅一本拟列为大学丛书的《心理学》译本(美国兰费德、波林、卫尔德合编),发现清样中错字数十处,都认真列出,然后加以鉴定说明:“此书材料丰富,叙次明晰,集实验心理学之大成,而不为一派所拘束,堪备大学生参考。”

蔡元培的留学生涯,从德国莱比锡大学冯特及其他利普斯、勃朗和维尔特等教授那里获得的科学心理学思想财富,成为日后中国教育改革者,并在中国确立现代心理学发挥重要作用。在他的著作中,诸如哲学、文学、教育、美学著作以及他的论文、演说甚至书信,都涉及到心理学,传播了冯特的心理学思想,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任务、学科性质及其发展史,都有明确的阐述和他自己的见解,如提倡心理学的实验法应用于教育学;从心理学的知、情、意三方面去论证他提出的“五育”(体育、智育、德育、美育、世界观教育)的教育方针等。但都是片段和零散的,至今尚未发现他单独撰写一本“心理学”著作。这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他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也体现在心理学上,他对心理学十分重视和热爱,也深知心理学研究的真正困难和不可缺少的重要科学之一。蔡元培是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奠基人,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扶植者,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

参考资料

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 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第一卷(1883-1909)

页:6,96,139,177,183,244,252,254-258,388,393,411,413,431;

第二卷(1910-1916)

页:1-8,103,135,345,349,352,366,405,411;

第三卷(1917-1920)

页：115, 121, 194, 250-253, 327, 331;

第四卷 (1921-1924)

页：21, 25, 31, 68, 94, 97, 98, 100-101, 103-104, 113, 115, 117, 123, 127,
130, 408;

(以上各页均提有心理学)

2、王世儒编撰《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5

页：95-104, 106-113, 150-154。

3、康德拉·雷施格 (德国莱比锡大学心理系)、杭州大学德国文化研究所李张林、沈国琴翻译整理：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

刊于《应用心理学》1996.第2卷 第二期 56-60页

4、杨鑫辉： 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与贡献刊于《心理科学》

1998 第21卷 第4期 293-296页

5、高平叔： 蔡元培的游学生涯

刊于《人物春秋》1995 31-32页转 48页

作者注：

此文曾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史》(2009.12, 科学出版社出版)关于“所史渊源”中刊载,但其中间第3节蔡元培留德前对心理学的关注部分和文后的参考文献均被删除。现将其恢复原貌,保持该文的完整性。